

## 想起粮食柜

■孙翼

天气转凉,脑海里不经意闪现出“秋收冬藏”一词,继而想起消失经年的粮食柜。

粮食柜多用杨木、栎木、油桐木等寻常杂木打造,长近五尺,宽二尺,高三尺,内有纵向隔板,便于分类储粮。曾几何时,它是农家必备之物。农人田地多寡、家境殷实与否,从家中粮食柜数量即可窥豹一斑:田多地广的农户,粮柜多且做工讲究,除了雕刻花纹,还要漆画出花鸟蝴蝶等漂亮的图案;再不济的家庭最少也有一个粮柜,但只图实用,粗料简工,不着油漆,一如本分朴实的主人。然而无论工艺优劣,都是农户家具中的“南波万”,当仁不让地被摆放在堂屋正中或靠墙两侧最醒目的位置。一则此处空气流通及光照较好,适宜粮食存储;二则也是宣示“民以食为天”的重要,彰显农人生存的底气。

夏秋农忙,小麦、稻谷等作物收罢,经过脱粒、扬场、晾晒,庄稼完成涅槃,成为粮食,伴着农人的喜悦和踏实感躺进粮柜。“家有存粮,心里不慌”,庄稼人从古至今秉持这一颠扑不破的朴素理念,不到万不得已,不会轻易卖掉粮食。直至次年接上新粮,才把一部分陈粮腾仓,流转变现。细水长流,源源不断,农人有自己的生活哲学。

颗粒归了仓,也不是一劳永逸。日头好的时候,得让它们见见太阳,以防生虫。于是乎,一瓢瓢粮食从柜里掇出来,装进袋子,扛到稻场或平房的屋顶,倒在摊开的席上,用木头耙子推平,耙匀,晾晒。

接下来是小孩子的活儿:搬个小板凳守在旁边轰赶偷嘴的麻雀,隔一会儿,再用木耙把粮食从头到尾耙几遍,好让每一粒粮食都充分晒透。耙子的运行轨迹可以是横线或竖线,也可以走正反回形,耙出来的粮食纹路像迷宫,像旋风,任你创造。初始你可能会觉得有趣,长久便乏味了,好似被孙猴子画了一个圈,划地为牢,很是无聊呢。

除了盛装粮食,粮柜还有一些附加功能,譬如人们常把鸡蛋埋进粮食中,一可防磕碰,二可避免老鼠偷食;在炎热的夏天,还能有效阻断热气流,使鸡蛋保鲜、耐储存。也有人把贵重钱物藏在里面,不失为防盗的好办法。此外,还有一种“睡柜”,比普通粮柜低矮,以核桃木、榆木等瓷实硬木精工细作,再用上好的土漆油得锃光瓦亮,结实又美观,内可盛粮,外可当床,供家中来客之用。这种睡柜通常要做一对,只有殷实人家才会有。

那年我家盖平房,父亲请木匠上门做了几件家具,其中有两个粮食柜,制作精良,还刷了黄漆,摆在堂屋正中兼作电视柜,美观且实用。堂屋装有吊扇,每逢蝉歌悠扬之夏日午后,我喜欢躺卧于粮柜上,手捧书卷,独享一份清凉与静谧,那种熨帖和惬意自觉无与伦比。

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,粮食柜是评判某个家庭生活水准的世俗依据。临街有户人家,为给儿子娶媳如煞费苦心,向亲戚借了两个粮食柜,摆在自己家“充门面”。

不日,有外乡女子经人介绍前来“踩点”,进门见堂屋一溜几个粮柜心中窃喜,却未露声色,瞅着没人的空当把每一个柜子敲了敲,只听有个柜子“咚咚”直响,心中有数,知其为空;再敲另一个柜子:底部“笃笃”,上边“嘭嘭”,偷偷打开一条缝瞧,见柜子里大半装着衣服、杂物,仅下面有少量粮食而已。当下女子不告而别,此事遂传为笑谈。

围绕粮食柜还闹过一次不大不小的“乌龙”:某年冬天,村里几个小孩玩捉迷藏游戏,其中一个竟钻进了粮食柜,里面黑咕隆咚又暖和,不知不觉就睡着了。伙伴们屋里屋外一通好找,遍寻不见,慌了神,遂作鸟兽散。主人家晚上收工回来不见孩子,急得团团转,惊动了全村男女老少都自发帮忙搜寻,折腾大半夜未果,无奈报警。民警刚跨进门,那熊孩子恰巧被尿憋醒了,揉揉眼从粮柜里爬将出来,把满屋子人吓了一跳。大伙哭笑不得,警察把这帮顽童集体批评教育了一番。自此,村人又长了经验:凡找孩子必先看粮柜。

后来政策好了,农村人挣钱门路广了,日子越过越甜,种地户日益稀少,粮食柜从退居二线渐次沦为“废柴”,几至荡然无踪。年轻的新生代“农民”大多不种地,吃喝却无忧——线上线下随时能买到成品包装的米面、菜品,无需囤积;少部分种地户的规模也已大大缩减,买一个市售的圆柱状小型塑料“粮仓”即可盛下粮食,谁还稀罕那土得掉渣且占地方的粮食柜?

粮食柜——这一凝聚着先人忧患意识的产物,如今已成为承载乡愁的美好回忆。

A8

武当

作品

责任编辑:马俊杰  
2023年10月19日 星期一  
编辑:杨箫瑟

岁月如歌

## 东风一棵树

■何朝波

它就那样站着,它就那样痴痴地站着,一站就成了历史,不知经年。闻尘烟,阅人世。

我第一次从郧县(现郧阳区)到十堰,坐长途汽车路过东风,途经这棵树,透过车窗一瞥,便为它深褐坚硬力求探索天际的欲望而感叹。这种印象一直隐显于记忆的深处,我本真地认为,这就是一棵普通的大树。

拨开历史的烟云,1969年,东风轮胎厂定址此处,开荒辟地,建楼造屋,本地人称此处为“东风”。这棵大树卓然挺立于厂区全域的核心,多年后,该厂体制几度变迁,穿越这棵大树的公路几度翻新,此树竟未增损分毫,似有神力的加持。

有人觉得它是一棵神树,逢重大节日,总爱在其身上搭上一根红丝带,或者在树根下燃几炷香,寄寓天道,怀梦美好。

我不认为这是迷信,似乎更是人生情感的链接;我不认为这是风俗,似乎更是一个民族地域文明思想的多元表达。

十堰是一个“道”城,人人都是哲学家。人人护佑这棵树,人人敬畏这棵树,是因为人人尊奉天人合一,个个崇尚道法自然,这棵树就有了哲学意义与文化生命。正如《周易》所云,与天地合其德,与日月合其明。这或许就是天人合一的本解。

这棵树,也就有了地理地标的存在,以这棵树为中心,当地人环顾四周山水格局,将此树四方地名命名为:北山、南山、东沟、西沟,东西南北间,此树正中。

自然与人文的无意重合,或者是道法自然的有意安排,一棵树“以点带面”,彰显了十堰本地的文化性格。

这个文化性格就是在尊信自然中寻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,这是十堰人历久弥新的文化基因和智慧密码,这就是我们一代代十堰人坚守的绿色,也是这座城始终如一的底色。

东风一棵树,满足了我们对美好生活的想象。

诗海拾贝

## 聂斤的诗

海上明月

它挣脱水。跳上桅杆  
让船帆充满想象  
云朵是信笺  
每一粒星子对映一窗灯火  
风,充当邮差  
房间里的情绪被点燃  
言语温暖。酒香弥漫  
月亮被亿万双眼睛缓缓推升  
它说:  
“我要圆给人间,圆给爱人和思念”  
多少久违的拥抱  
泪眼盈盈  
蚩蚩的叫声像破折号  
桂花递来金色香味  
人间悬着亿万轮明月。此刻  
你的明月里蓄满海水

玫瑰李

小南风吹来时,你正吟颂稻香  
我喊你“小家碧玉!”  
玫瑰红瞬间漾上脸颊  
我们都有属土的命  
牵着你的田埂也牵着我  
花朵纯净  
风惹腮红  
四月枝头的祖母绿以及五月的青涩  
蝴蝶翩飞、成长  
情窦呀瓷一样的精致,圆润  
六月露珠晶莹  
你略迟于春天的花期,以及  
白里透红的顾盼  
待字闺中。整日整月捆住我视线  
擦着饱满多汁的等待  
九月,喊一声,你便应一声

